

成长物证

聂学剑

表妹打电话说：“我把女儿的手机摔了，支离破碎！”关切地追问原因，她不管不顾地自说自话：“我一向节俭，但这次必须摔。”顿了一下，表妹才道出原委：女儿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后，在班里一直拔尖。她是开明的母亲，专门送女儿一部手机，并约法三章：每周可以玩一个小时；其余时间一律关机，仅作闹钟使用。临近暑假，女儿一不小心玩了半天。被发现后，不仅强词夺理，还编造种种拙劣的借口。她当即决定奋力毁灭这部手机，作为对女儿最严厉的警醒和震慑。她说明情况后，又情不自禁地发来微信求教：那部手机残骸怎么处理？我当即建议：把它收起来，工工整整地保存好，作为女儿的成长物证！

我家女儿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了。我们保留着她十几年来各种“成长物证”：写给我们的悔过书，致歉意，曾经由她亲手打破的一只时钟，我们亲手撕毁的作业本。当然，还有她获得的各种奖状、奖章和证书，发表过文章的样报，等等。它们是女儿成长最好的见证。

女儿三岁那年，一个冬天的晚上，她一觉醒来，和陪她的小姨闹个不休。我们闻讯赶到家时，她竟在床上跳起来，光着小腿丫破口大骂。女儿读幼儿园才半年，什么时候学会了爆粗口？第二天，她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纸检讨书。那些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下的硕大的字迹，伴着很多拼音，看得出来她是诚心诚意地认错了。这份写在双线拼音纸上的文档，成了她成长路上的第一份悔过物证。

此后，她一直阳光快乐、专注认真，独立努力。但漫长的成长路上，仍有坎坷和分心，更有过无厘头的蛮不讲理。最终，在我们的柔情大棒呵斥之下，都化作了一份份纠错物证，被我们立此为据，存档记录。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向女儿展示了这满满一箱的成长物证。女儿轻轻地搂住妈妈的肩头，红了眼圈。那一刻，我们知道，女儿真的长大了，再也不需要证明。

记得小时候，母亲为我专门准备了一根手指粗细的桑条，它高高地藏在堂屋窗棂的最上方。每当我撒泼耍赖，母亲总是不动声色，从外面拉起我的手，在邻居们善意的哄哄声中，径直奔向那个小小胡同口，取下桑条的那一瞬间，我一个激灵，马上回归理性，再次变回温良谦恭的少年。这根桑条一直被珍藏着。

我成婚后，母亲向妻子展示这根刑具物证，面授机宜：桑木蓬蓬松松，不杀不成材！妻子也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她当然听得懂这句土话。桑木树苗总是蓬蓬勃勃地四散长开去，只有把那些枝枝丫丫乱剪的叶啊杈啊，全都清理干净，它才可能向着成材的方向生长。那根让我触目惊心的桑条，彼时彼刻看来，却泛着温润的光泽。我也曾试图把它偷偷地扔掉，但是，法在那里，理在那里，规矩方圆就在那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还有已经做了父母的我们和表妹，都是执法者。法度一直被传承，才支撑起有方有圆的空间。我们手里都握着一个“爱”的利器，或奋力一挥，或怒斥一摔；那双手，粗粝，但一定带着温度。

建议给每个孩子都设立一个小小的档案，那里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成长物证。成人礼之际，送给他们，它承载着颇有意义的记忆片段，指引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进步。

蚊子是叮咬人体的害虫，消灭它也来不及，怎么去饲养蚊子呢？嗨！这是另一回事——为农药做试验。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事了。驻在上海的华东农林部，下属有家生产农药的实验厂。我就在实验厂化验室，担任检验原材料的工作，重点是与鱼藤打交道。何谓鱼藤？这是种植物，藤中含有杀虫的成分。如把一小枝鱼藤投入池塘，鱼儿便会昏迷上浮，把鱼捞上岸在水中养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因为鱼藤价格昂贵，生产农药时，必须精确计算成分。如果过

量，那是浪费国家财产啊！为此，农林部派来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昆虫专家郑先生从事药效试验工作，领导派我去当助手。

我听郑先生的指挥，请了木工匠，购买木材和铁丝布，做了只2立方米大的笼子。初次要养的蚊子，必须要去寻找子。郑先生要我拿几个玻璃瓶，陪同他去郊外农田边的水沟里寻找，带回来放在笼子的搪瓷盆中，放水养着。不久子变成蚊子浮出水面。蚊子的饲料是动物血液。用什么动物血液呢？郑先生要我去通知厂部采购科，购买一只3斤重的母鸡，并规定今后隔3天要买一只母鸡。

母鸡来了，将它的双脚和翅膀用绳子捆扎，接着将胸肚上的软毛拔干净，然后仰天放进笼子中，顷刻间鸡胸肉上就

八月的一个炎热酷暑，我接到央视新闻频道一个摄制组的来电采访要求，激起了我对一段难忘生活的回忆。摄制组要来上海拍摄一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纪录片《安居中国》，让我也作为一位30年前曾经生活在上海鸳鸯楼的居民，谈一谈自己当年的记忆以及今昔对比的感慨……

鸳鸯楼，当年的年轻人也许已不知其为何物了。但在30年前，它却是上海很多大龄男女青年十分羡慕、向往的住房。鸳鸯楼虽然简陋很小，屋内连卫生、厨具在内，仅有11平方米，只能供大龄的新婚夫妇短期使用、临时过渡而已，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冲淋空间都没有，然而在当年，这个小小的空间，却是那么温馨，承载了那些等待多年的大龄青年们新婚最美好的记忆。

结婚那年，我已35周岁了。我们这批人，不少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却没有住房，结婚只能默默等待。1985年有个统计，在上海市区180万户家庭中，有将近一半的家庭为住房困难户，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极端困难家庭就有20多万户。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人家在上海比比皆是，能拥有鸳鸯楼中的一间房，成了许多大龄青年的美梦。

当年青年男女约会，除了看电影，逛公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荡马路”，亦称“量地皮”，就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荡，一个夜晚要走几十公里，有人把它戏称为“数电线杆子”。我们会约，也常常从徐家汇走到淮海路，从肇嘉浜路走到外滩“情人墙”……

纪录片《安居中国》也真会选景点，对我的这段采访就是在外滩进行的。那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但我的心情却很激动。这里就是当年外滩著名的

叮满了黑乎乎的蚊子。再将4只放有清水的搪瓷碗放进笼子里，吸饱鸡血的蚊子停留在碗的水面上产子。此时开始做药效试验。桌上放四五十只搪瓷碗，每只放200cc清水，注入不同成分的鱼藤精，经过一个小时，边观察边记录，碗中子了的死亡率有多有少，判断什么样的成分为最佳，便可给生产车间送去配料单。

由于农药产量多，所以药效试验天天得做，母鸡三天换一只。郑先生嘱我去处理，他说这鸡并未中毒，而是虚弱，可以去卖给职工，但不宜做白斩鸡，必须煮得熟透才保险食用，一只鸡只收一元钱，把钱交给财务科。

听说一元钱可以买一只母鸡，于是乎，引起职工之间的小风波，张三要，李四要，王五也要。这种情况把我难住了，咋办呢？很快消息传到厂长耳朵里，厂长说，此事交给医务室处理，把鸡提供给身体差的职工，由医生去决定……就这样，三天一只鸡去交给医务室，供鸡的职工名单排了一长串，一个多月中我送去十多只鸡，我这个送鸡人，便成红人了！

此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时新中国成立还不久，哪来丰富的物资供应，所以蚊子叮咬的鸡也成了抢手货。如今国家富强了，谁还会要蚊子叮咬过的鸡呀！

夜光杯

“情人墙”，我也是这里的常客。每当夜幕降临，用水泥砌的防洪墙边总是人头攒动，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总会在此相约，一对挨着一对，黑压压一条线，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望着黄浦江涛拍打江岸，身后是万家灯火。隔江相望，对岸浦东陆家嘴那时还是一片黯淡，没有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等这片拔地而起、万紫千红的上海新地标，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火在低矮的建筑丛中闪亮。当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上海的万家灯火中，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

三年的等待，我们共同在街头漫步，走了不下“两万多五千里”。上海那时虽已推出了解决大龄青年结婚难的鸳鸯楼，但需求量大，供不应求。据说第一座鸳鸯楼只有132个单间，吸引了几千对大龄未婚男女青年踊跃报名。能住鸳鸯楼者，可谓百里挑一，幸运至极。我们不敢对此奢望。

我们能够挤进鸳鸯楼纯属偶然。30年前一个初夏的日子，在外滩“情人墙”畔的一家摄影棚内，我找一位摄影好友帮我放照片，他姓许，就住长宁区的鸳鸯楼。当他知道我无房难以结婚时，就告诉我这样一个好消息，说他已分到新房，下周就会搬离鸳鸯楼。如果我借住的话，他可以去办理退房手续，就让我悄悄入住，对外不要声张。我顿时喜出望外，紧急启动了我的新婚计划，在一周内，购买家具，办理酒席，粉刷墙壁，添置家电……并用油漆简单涂刷了屋内的水泥地。

当时的感觉就像做了一个浪漫的美梦，我们就犹如在大海波涛中漂泊了很久很久的一只小船，还在漫无目的地继续漂啊漂啊，没有尽头。终于有一盏航标灯点亮，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风平浪静的临时港湾。鸳鸯楼，就这样成了我们“两人世界”的梦圆之地。

暑假，去青海避暑。那天，去了贵德县国家地质公园，千佛峡、麻吾峡等丹霞地貌，造型奇特，色彩明快，堪称神奇。然而，公园内鲜见绿色植被，很多地方寸草不生，这让我颇感荒芜、苍凉和燥涩。于是沿着S101公路继续向西，正当我哈欠连天时，不经意间向窗外望去，一片浓绿让我惬意顿消。

朋友介绍说，那是黄河清湿地，再南面就是黄河了，它与地质公园的景致截然相反呢。汽车已驶过湿地正门了，但就凭他的这句话，我执意要求调转头，进去一探究竟。

湿地里，游客不多，显得清静。但路两旁的格桑花却开得热闹，我用镜头对准它们，咔嚓拍个不停。朋友淡定地劝阻我说，急什么？这几朵花算啥？里面还多着呢。

湿地的小路迂回曲折。两岸是丰茂的灌木丛，偶有罅隙处，透过清澈的水面，可见拇指粗细的小鱼，三五成群，闲适地游弋。朋友说，黄河上游是雪山融水，加上

高原气温低，导致水温也低，因此这些鱼儿是长不大的。他笑了笑又说，不过这里盛产黄河鲤鱼，无论红烧还是清蒸，口感细腻，鲜香适口。我咽了咽口水，正想问他哪里可以尝到。他却摇摇头说，您来的不是时候啊，这个季节是禁捕期。

再向前三五十米，路东侧豁然开朗，没想到，突然走进了一片如梦似画的胜景里。近处，是一片片无序分布的芦苇荡。那些芦苇正你追我赶地拔节冒芽，葱绿鲜绿而不失纯真。芦苇荡周边水面如镜，偶有几只不知名的野鸟轻轻地掠过。对岸，一片密林外，连绵起伏的群山巍峨雄壮，它们也是雅丹地貌，纯净的阳光下，褐色山体更为鲜亮。抬起头，朵朵白云婀娜地飘着。红色远山、白色浮云、蔚蓝天空倒映在青青水面上，色彩的反差、山水的搭配，哦，还有比这里更美的

说，黄河上游是雪山融水，加上

薛理勇兄发表在“夜光杯”上《“大饼”与“塌饼”》一文认为，上海人熟悉的“大饼”之名，其实脱胎于“塌饼”，理由是：“大”字在沪语中念“du”（杜），所以“大饼”的“大”本该念“du”，但如今大家都念“da”，说明什么呢？结论是：“我以为是江北的‘烧饼’进入上海后，上海人根据自己对饼的称谓，把它叫做‘塌饼’（现在上海郊区仍把此类的饼叫做‘塌饼’）。沪方言‘塌’与‘大（da）’读音相近，后来讹为‘大饼’。”

这是非常有趣的探讨，只不过论证似乎还未可称完善。

且不说薛兄又称：“‘大’在沪语中有两种发音，本地音念如‘du’，如大东门、大块头、大脚娘姨等，而文白（就是地方官话）或外来语念作‘da’，如大世界、大模大样、大小便等。”——咳，这不是变相承认大饼是可以念da饼吗？就目前同时存在着的“大饼”和“塌饼”（即薛文所称的“塌饼”）而言，根本上就是毫无关联的两种东西。

吃过大饼和塌饼的人基本上都有共识——大饼是面粉做的，塌饼是糯米粉做的（极少数也用面粉）；大饼是烘烤的，塌饼是油煎的（极少数蒸熟）；大饼较大，塌饼较小；大饼较薄，塌饼较厚；大饼无馅，塌饼有馅……有这么多的不同，难道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区别很大吗？

在上海郊区，塌饼被认为是当地特产，品种五花八门，什么草头塌饼、韭菜塌饼、紫苏塌饼、萝卜丝塌饼、鲜肉塌饼、豆沙塌饼、白糖塌饼、枣泥塌饼等；嘉定、南汇、金山、奉贤的……做法也不一样。有的地方甚至把塌饼干脆叫做油煎圆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塌饼其实是一种将圆子压扁后油煎的小吃）。我记得南汇有甜酣（豆沙）塌饼，为了区分咸（鲜肉）塌饼，特意留了根小尾巴。呵

我把这次进入鸳鸯楼说成是一次人生中的“潜伏”，虽本想不惊动鸳鸯楼的管理者，但还是被他们发现了，一看我们也符合大龄青年这一硬条件，就给予理解，准予放行，对外默然不语，让我们在此度过了美好的新婚岁月。

一年多之后，单位就给我分配了住房，让我们告别了鸳鸯楼，但它带

给我们的美好记忆始终难忘，刻骨铭心。20年后，我们重访了位于仙霞路上的这幢鸳鸯楼，那里已变成了白领们的单身公寓了。此刻，我感到那间承载过温馨记忆的房屋显得特别特别地小。因为，我们今天的住房已宽敞很多、很多。

呵，汤圆不正是这样操作的嘛。

为什么塌饼只在郊区流行？我推测：一是在市中心城区糯米供应数量有限，而郊区相对易得；二是郊区的人做圆子（本埠做的都是大圆子，与宁波汤圆异趣），由于吃不了、放久了抑或形状塌陷，于是放在油锅里煎成塌饼。而那种大油、厚重、敦实、耐饥的点心，更适合从事农副业的人员食用，十分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

我相信很多人出于好奇才去品尝塌饼，自然一枚下肚就顿住了，再无兴趣回眸。然而，隔了一天，也许又念叨起塌饼的好处，想吃了。想吃，必定因为味道不错。怎么个不错呢？质量上乘的塌饼，我归纳为四个字：糯，香，鲜，劲（道）。

林林总总的塌饼之中，我最喜欢吃的是南汇老港的咸菜塌饼，它完全符合四字原则。

咸菜塌饼光和面就相当讲究：熬一大锅粥——既不清汤寡水，也不稠厚如饭；糯米粉里掺一定比例的面粉，放十多个鸡蛋蛋液，加一定数量的食油；等粥凉后，倒入糯米粉中，不断搓揉，直到米粒与米粉完全融合。

馅料不必说肯定要选老港自产的咸菜。说老港咸菜是中国最好吃的咸菜，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至于怎么油煎，则是一项专门的技艺，我说不好，目测绝对不是家常摊饼那么简单。那次，我在南汇一家农家乐里吃到的老港塌饼，是主人专门请一位大娘前来操作的。而这位大娘在老港属硕果仅存级别。据当地朋友说，现在能够做这种塌饼的人极少，故老港塌饼竟然无处可买！

回到本文开头。薛兄的大作引清末《图画日报》“三百六十行”之“做塌饼”配画文，其中有一句话：“当日山珍海味难下咽，试问今朝咬饼味如何？”我的回答是：山珍海味未曾厌，今朝咬饼无穷期。



最美夕阳红

翁治方画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